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六

春官宗伯第三之十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正義鄭氏康成曰典則亦法也賈疏大宰注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其實典則與法一也逆迎也六典八法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

大史又建焉以為王迎受其治也大史日官也

案曰建者廢舉損益得與大宰共酌定也法則不言建該於六典也　大史明於天道達於先聖之舊典累朝之故事故凡禮典之因時損益及五官和布於正月者皆得與大宰酌定既掌建典又逆其治則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成達於六官者皆别達於大史以聽鈎考可知矣本職於約劑則貳六官司民所獻民數則與冢宰司會同貳天府惟建典不言貳著其異於諸職之相副也疏乃謂迎受治職文書義尚未該

餘論王氏應電曰大史非治事之官何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蓋史臣據事實録漢郡國上計亦先送大史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春秋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賈疏桓十七年左傳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賈疏左傳服注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是卿掌歷數帝王異世設官不同周雖以下大夫為之然建邦之六典猶處六卿之職

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邦國官府都鄙以法爭訟來正之者　易氏祓曰考之而是非審然後達之大宰以待廢置誅賞司約職不信者服墨刑　王氏昭禹曰考其辨法所以伸在下之情刑其不信所以杜奸辨之源

案冢宰體重而事繁故辨法者使正於大史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

之所登劑津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也賈疏案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故知約劑中有要盟之載辭萬民約劑無盟要載辭惟有券書

貳猶副也賈疏約劑皆副寫一通上於太史藏之　藏瀀與約劑之書以

為六官之副其有後事六官又登焉

案司約所掌惟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此職增都鄙蓋

經界水道工築諸大政役比邑連井並有職焉易生

爭鬬都鄙及萬民皆有之故入約劑於司約兼藏於

大史恐其久而抵冒耳若官府之取予則有書契而無約劑喪祭所賖官物則各從其抵不踰時而入於泉府矣安得有約劑疏謂幷官府之約劑藏之非也若民間之質劑則自藏之訟而後以質於有地治者惟大約劑乃入於司約

通論易氏祓曰藏藏司約之所登也司約職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大亂則六官辟藏是司約以其約劑登於六官又以其副登於大史而大

史以貳六官之所登也

存疑黄氏度曰重出六官二字疑衍

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辟旁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抵冒盟誓者辟法攷案讀其然否　賈氏公彦曰辟開也法即約劑也爲之開故府攷案其然否不信者不依約劑　鄭氏鍔曰時移事變久而或亂彼此相疑則大史啓舊藏以示之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

正義鄭氏康成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賈疏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啓蟄節春分中三月清明節穀雨中四月立夏節小滿中五月芒種節夏至中六月小暑節大暑中七月立秋節處暑中八月白露節秋分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中十月立冬節小雪中十一月大雪節冬至中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中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帀則為歲朔氣帀則為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氣帀即是中數曰歲　案注意謂歲年有兩法中氣一帀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稍弱此中數曰歲也朔者十二月朔如六大六小則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年中數生於日朔數生於日月之會疏指節氣為朔

數非是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賈疏月有大小一年三百五十四日而已餘仍有十一日是以三十三月已後中氣在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故須置閏以補之案兩氣三十日有奇一朔二十九日半有奇是中朔大小不齊所謂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者也若今時作歴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春秋傳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賈疏文六年左傳

賈氏公彦曰造歴正歲年以閏則四時有次序依歴授民以事故云序事　王氏應電曰叙事者若書之東作西成南訛朔易月令之春而布德秋而明

刑之類頒于官府都鄙則王國之事叙矣又頒于邦國所以一正朔於天下也

頒告朔于邦國

正義鄭氏衆曰頒讀爲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故春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賈疏桓十七年左傳

鄭氏康成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

案不曰頒朔而曰頒告朔者並每月所行之政令布

告於臣民也先儒以告於廟爲告朔於侯國言之猶可於頒朔言之則贅矣春秋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既朝於廟而曰不告月則爲以是月之政令告於臣民審矣

通論賈氏公彦曰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視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正義鄭氏衆曰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

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於門　鄭氏康成曰門路寢門也賈疏案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不云居又不云終月此經言居門終月故知是路寢門

辨正郝氏敬曰先鄭謂於文王在門謂之閏按堯以閏月正四時帝世無王焉得以王在門爲閏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賈疏占人職史占墨

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注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協也書亦或為協或為汁

正義鄭氏康成曰協合也合謂習錄所當共之事也

賈氏公彥曰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羣執事與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共也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校呼之敎其所當居之處　賈

氏公彦曰祭祀之書若今儀注次位常者令各居所掌位次也

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抵冒其職事　王氏昭禹曰法者上所以制下辨而不信其罪重故刑之事者下所以事上辨而不信其罪輕故誅之誅者以言責之而已　王氏應電曰不知禮者與知禮者爭辨於是乎攷焉而責其不知禮者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先習録之也
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送也詔王告王以禮事　賈氏
公彦曰朝覲有三享之禮幣謂璧帛之類
案諸侯執玉朝覲時正將幣也將幣可兼三享而不
可專以三享爲將幣疏説未該詳見大行人及司儀
職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與大師之大音泰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賈疏據當時占文謂之式以其見時候有法式也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賈疏見周語春秋傳楚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賈疏哀六年左傳某謂瞽即大師大師瞽官之長　王氏安石曰兼抱天時之器　王氏應電曰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及星辰變動軍衆用以行止者

案大師聽軍聲必與大史同車者同律之聲必合時日以爲占武王伐商吹律聽聲推孟冬以至季冬殺氣相併而音尚宮是也

大遷國抱瀘以前

正義鄭氏康成曰法司空營國之法也抱之以前當先王至知諸位處

大喪執瀘以涖勸防

正義鄭氏衆曰勸防引六紼　易氏祓曰法者六引

六綍之法　王氏昭禹曰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大史執法以涖之

遣之日讀誄遣棄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率瞽廞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賈疏曾子問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注引公羊傳制謚於南郊是王之謚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誄乃於遣之日讀之　賈氏公彦曰未葬以前孝子不忍異葬後則稱謚

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返則以鬼事之故遣之日讀誄　王氏應電曰既謚而必讀於匶者一則質諸死者而無憾一則示生時所行死而不可掩使人知所勸戒也

凡喪事攷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有得失

小喪賜謚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喪卿大夫也

存疑黄氏度曰小喪王子弟之喪注謂卿大夫非也卿大夫賜謚讀誄小史掌之

案小喪大史主賜謚當賜謚時則小史讀誄非二事也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則王子弟與卿大夫適相等

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舍音釋

正義鄭氏康成曰舍讀曰釋鄭司農云中所以盛算也某謂設算於中以待射時取之中則釋之賈疏案鄉射大

射算皆於中西設八算於中內耦升將射大史取中之八算執之待射中釋算則更實八算於中待第二耦射第三耦已下皆然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豎中於郊則閭中案閭獸名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賈疏國中射則皮豎中者謂燕禮在寢則以皮豎獸形為中於郊謂大學之射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大夫士各一中故大夫以兕為中士以鹿為中天子之中未聞　賈氏公彥曰飾中謂飾治使潔舍算者射有三番第一番三耦射不釋算第二第三番射乃釋算也　鄭氏鍔曰大史職當記注故釋算以記其中之數也禮事凡射時之升降威儀

皆是

案大史之職自建典以外皆國之大事而天官家之術數則使有司治之有馮相氏攷歴象以正歲時有保章氏察妖祥以占時變大史不過攬其綱維辨其差忒而已惟聽軍聲以知吉凶詠南郊以垂法戒則天道人事之精微而難辨顯著而難欺者大史身任之蓋古非有道有德者不居是職故曾氏鞏謂唐虞之世史臣皆聖賢之徒雖至周衰見於傳記者猶多

倜儻非常之人則知周公設官以下大夫而所掌皆與六卿相可否之事所以維持世教之意深矣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奠如字一音定繫戸計反

正義鄭氏衆曰志謂記也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諷誦之賈疏瞽矇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　賈氏公彦曰帝繫世本皆有昭穆親疏故須辨之　王氏安石曰父子相代謂之世

世之所出謂之繫奠繫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也

辨正鄭氏鍔曰小史掌邦國之志先鄭謂若春秋傳所稱周志國語所稱鄭書之類外史掌四方之志後鄭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之類則邦國與四方無以異而分掌於二官何耶蓋周志鄭志乃外史所謂四方之志若邦國之志則志諸侯所出之繫與其廟祧昭穆如魯出於周公鄭出於桓公傳序浸

多昭穆久而或亂故王朝亦有志以記而小史掌之
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王有事祈祭於其廟　賈氏公彥
曰若有事者謂在廟中有祈祭之事詔王之忌諱謂
小史告王以先王之忌諱也

案注疏專以有事宗廟言尚未盡古者大夫歿君不
舉其名王時巡舍於諸侯之祖廟亦當有忌諱記所
謂以禮籍入正小史之事也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

正義鄭氏康成曰俎簋牲與黍稷以書次之校比之

賈氏公彥曰云敘昭穆之俎簋則大祭祀惟謂宗廟也三年一祫之時尸主非一兼叙昭穆俎簋案時祭亦有祫但不兼毀廟主耳

案大史與羣執事讀禮法而主讀者小史也於大史曰禮書以書協事也此曰禮法則事與書兼之矣史小史之屬史也舊說大史讀禮法時小史以書叙俎

盍則經何不直書小史以明之而第曰史乎如四方之事書

內史讀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之類

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

正義賈氏公彥曰數事皆大史掌之小史佐之

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爲節事相成也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馮音憑相息亮反有音又會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鄭氏鍔曰斗柄月移一舍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病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是爲十二月之位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大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歷太歲非此也賈疏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歲一小周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

十二跳而故也太歲左行於地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服虔注春秋龍度天門蓋以歲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爲天門故以歲星跳辰爲龍度天門也云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以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太歲爲陰人所不覩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故舉歲星以表太歲言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一年之中惟於一辰之上爲法若元年甲子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五星俱赴於牽牛之初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子有太歲至明年歲星移向子上十二月日月會於玄枵斗建丑丑有太歲自此已後皆然

歲日月辰星宿之位謂方面所在 賈疏此五物皆依四面十二辰而見

辨其序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訛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 賈疏尚書皆作平秩今云辨秩據書傳

會天位者合此歲日月辰星宿五者以爲時事之候若今歷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國語王合位於三五蓋由此術云賈疏國語云王合位於三五者謂武王伐紂之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元引之者證經五者各於其位　賈氏公彦曰十有二歲謂太歲左行於地十二辰一歲移一辰也十有二月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也十有二辰謂子丑寅卯等十日謂甲乙丙丁等二十八星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等也指星

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於其星即名宿亦名辰亦名次案爾雅十干爲歲陽十二支爲歲陰天官書歲陰在寅歲星居丑索隱以爲太歲在寅則太歲即歲陰歲陰即地支疏所謂行於地者謂地支也位者總五者皆有位處也

通論王氏詳說曰在天有歲星在地有太歲歲星右行大歲左行在斗曰星紀女曰玄枵危曰娵訾奎曰降婁胃曰大梁畢曰實沈井曰鶉首柳曰鶉火軫曰鶉尾氐曰壽星心曰大火箕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也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

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此所謂太歲左行也左行者自東而南而西而北右行者自北而西而南而東日之行右轉月之建左旋是也天道左旋而經星從之日體右轉而歲星從之

案大歲十二年一周木星行天亦十二年一周有似太歲故名歲星是歲星因大歲而得名而大歲究無與於歲星也此節掌十有二歲專屬大歲後保章氏

以十有二歲之相專言歲星舊說多未分明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正義鄭氏康成曰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賈疏大司徒職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從夏至後差之至冬至得丈三尺景又按天文志春分日在婁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賈疏昭四年左傳申豐辭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賈疏春分日在婁月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故注并言月弦

於牽牛東井不言圓望義可知也亦以其景知氣至不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敘正矣

通論陸氏佃曰黄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則晷短表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星則晷長表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晷長短中表景七尺三寸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温為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

陰勝故爲涼爲寒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道各二而出於黄道之旁立春春分月東循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立秋秋分月西循白道而秋分上弦在牽牛立冬冬至北旋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二至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

案致日致月即虞書敬致之義也日行出入於赤道

有北至南至之殊月行出入於黄道有陰歴陽歴之分夫冬夏致日注義盡之矣而致月必於春秋者蓋春秋二分當黄赤二道之交此時測月之弦望可得陰陽歴之真度而氣之至不至可知矣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正義鄭氏康成曰志古文識識記也星謂五星賈疏東方歲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中央鎮星辰日月所會賈疏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五

星有贏縮圜角　賈疏贏縮者天文志歲星所在其國不可以伐超舍而前出曰贏贏爲客晩出爲縮縮爲主人故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蝕朔月不蝕望圜角者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内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揺廢則少光色又云立春歲星王七十二日其色有白光角芒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黄而大休則圜廢則内虚立夏熒惑王七十二日色赤角黄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黄而大立秋大白王七十二日光芒無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黄而大立冬辰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十二月十八日其色黄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大弱强國削地大弱失國亡土也　案五星行有定度決不能有順而無逆至日不蝕朔月不蝕望乃推步之疏非闕太平與否

日有薄食暈珥月有盈虧朓側匿之變　賈疏尚書五行

傳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　案此亦推步之疏晦朔移耳

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

賈疏謂日月五星皆右行於天留順伏逆以見吉凶經言辰注直釋辰名不解辰之禍福者辰與二十八星隨天左行非所以見吉凶也

易氏祓曰志日月星辰之變動而獨言掌天星者步占之法以星爲主以天象言則爲變動以人事言則爲遷兩者相參斯辨吉凶矣　王氏應電曰天星者經星也占候以經星爲體而七政流行雲物變見於是占之故曰掌天星也

案天星當兼經星緯星而言如恒星不見或動揺五星有陵犯或失行此其變動也日月之變動謂食暈摩盪之類舊説俱未該史記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則逆亦常也月之盈虧朓側匿本非失度則漢時尚未有知其法者　志星辰日月之變動察天象之咎徵也觀天下之遷考人事之轉移也必參以人事然後吉凶可判如熒惑守心退度之類　先星辰於日月者所掌天星也致日致月者馮相氏掌十煇之法者眂祲而保

章氏兼掌其變動何也凡日月之變動必以所歷分星之度爲占

通論賈氏公彦曰馮相氏掌日月星辰常度此官掌日月星辰變動與常不同以見吉凶之事

存疑黄氏度曰遷猶變也變則其占不可常梓慎占孛曰夏數得天火作宋衛陳鄭當之占歲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蛇乘龍宋鄭必饑裨竈云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星孛於大辰

而占在宋衛陳鄭失次在星紀而占在宋鄭周楚是皆所謂遷也其後崔浩占熒惑亦曰星亡必以庚辛秦也是當入秦此猶得古人遺法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分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鄭司農云春秋傳參爲晉星商主大火賈疏案昭元年左傳鄭子産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又襄九年左傳辰爲商主大火國語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

野之屬是也某謂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賈疏吳越在南齊魯在東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者此古之受封之月歲星所在之辰屬焉耳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為象賈疏昭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何休注孛彗者邪亂之氣埽故置新之象左傳

中羉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如是彗孛一也言客星者彗非位奔䨇而入他辰者也　案客星如天官書所載國皇昭明之類非彗之奔䨇而入他辰者觀注先言客星而後言彗孛可見

通論孔氏穎達曰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在地之土各有天上之分見於春秋傳者云商主大火參為晉星龍宋鄭之星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分也以害鳥帑楚周惡之則朱鳥之方有周楚之分也四月日食魯衛惡之則春分之日在魯衛之分也歲在顓帝之虛姜任實守其地則於時歲星在齊薛之分也越得歲

而吳伐之凶則於時歲星在吳越之分也晉語竇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以九州當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始誰實分之星紀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遥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也　易氏祓曰考之傳記災祥所應多不誣

者然亦有可疑焉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我有周之分野蓋指鶉火爲西周豐岐之地令乃以當洛陽之東周周平王以豐岐之地賜秦襄公而其分星乃謂之鶉首如燕在北而配以東方之析木曾在東而配以西方之降婁秦居西北而鶉首次於西南吳越居東南而星紀次於東北此皆稽之分野有不合者賈氏以古者受封之月歲星所在之辰以爲分次則春秋戰國之諸侯以之占妖祥可也

後世占分野而妖祥亦應豈皆古者受封之辰乎

存疑賈氏公彦曰此論北斗及二十八宿所主九州及諸國封域之妖祥所在之事故云以星土也辨九州之地據北斗而言所封封域據二十八星而言皆有分星總解九州諸國也又按春秋緯文耀鉤云布度定記分州繫象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兖州青州屬機星蒙山

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州揚州屬權星大别以東至雷澤九江荆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嶇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摇星此九州屬北斗星有七州有九但兖青徐揚并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周之九州差之義亦可知　漢書天文志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牛女揚州虚危青州室壁幷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參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張三河翼軫荆州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鍔曰歲星光明潤澤赤而角則其國昌赤黄而沈其野大穰故以其色相觀妖祥　王氏昭禹曰占其見之相有逆順盈縮伏見進退之不同而妖祥著於天下矣分星經星也故有所主之封域歲星緯星也無常主故以其相觀天下之妖祥

存疑鄭氏康成曰歲謂太歲賈疏上已說五星訖以文次而推知非歲星乃在地之太歲也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為

陽右行於天大歲爲隂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鄭司農云大歲所在歲星所居賈疏太歲所在亦是斗所建之辰下有太歲也歲星所居亦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也春秋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賈疏昭三十二年左傳史墨語服注龍歲星也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在所之國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

辨正易氏祓曰先鄭以歲爲太歲後鄭謂太歲所在歲星所居二者並行不悖然春秋所述妖祥則皆歲

星也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謂蛇乘龍梓愼言其所屬以爲宋鄭必饑裨竈言其所衝以爲周楚所惡非歲星乖次之所應乎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而吳伐越史墨以爲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以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所應乎保章氏言十二歲之相相有贏縮暈角之變而妖祥應豈太歲可以竝言哉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正義鄭氏康成曰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賈疏眂祲職所眂皆日旁雲氣之色此亦云祲象故注云然素雲物隨所見而占之不必指定日旁　鄭氏衆曰以二至二分觀雲氣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黄爲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賈疏僖五年左傳　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　王氏昭禹曰氣謂之祲形謂之象降者下之於其國使民知之先事而爲之備也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正義鄭氏康成曰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賈疏服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以南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别審矣案經言風指天地之風若律所吹之風則屬樂官然亦與天地之氣應知音者能辨之賈氏公彥曰案考異郵曰陽立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且變以陰合陽故八卦主八風相距各四十五日艮爲條風震爲明庶風巽爲清明風離爲景風坤爲涼風

兌爲閶闔風乾爲不周風坎爲廣莫風清明立夏皆云清明風是清明風主三月復主四月則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王氏昭禹曰艮爲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爲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爲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爲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　王氏安石曰命謂名言之　鄭氏鍔曰不和爲乖不應爲别

案日月星辰居常而有變動則天下之大異也星土之妖祥占在一國歲之相占在一歲五雲之物占在一時十有二風月可占蓋以大小久近爲次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訪謀也見其象則當預為之備以詔王救其政且謀今年天時占象所宜次序其事

王氏安石曰詔以詔上訪以訪下救政凶荒之政序事救政之事所當緩急先後（案救政不惟凶荒有之）

案春秋傳梁山崩晉侯名伯宗伯宗問於重人而得其禮所謂訪序事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

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枋本又作柄 邦命反 治直吏反 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宰既以詔王内史又居中貳之

賈氏公彥曰大宰有誅無殺此有殺無誅者誅與殺相因欲見過不止則殺之八者不與大宰次第同者事起無常故不依本也

案大宰内史所掌八柄其次第各異何也大宰職先吉而後凶此則各以兩者相對爲次也爵祿之後繼

以廢置用舍明而後天位天禄無曠也廢置之後繼以生殺予奪賞罰行而後所廢所置競勸也先生殺而後予奪者輕重之倫也此八柄自然之次第也大宰所詔無殺者殺者不得已而用之大宰不可輕言也然云誅則亦該此矣内史掌其瀍則務詳其實故直言殺也大宰詔王而内史詔王治則大宰必攷諸内史之瀍以詔王而内史之兼詔大宰亦可見矣

唐宋以後有制詔已降而宰相封還辭頭者此正冡

宰之本職也有天子宰相成謀而給事中封駁者此正内史之本職也蓋古法湯盡一二人偶捌行之故衆以爲奇史書其事然下能言上能聽者不過千百之十一耳周公列此爲典法使爲人君者皆知爲政體之固然而坦乎不疑爲人臣者各知爲職守所當然而無與分過也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會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法六典八法八則　鄭氏鍔曰

法者一定之法令者一時之令内史皆執其貳與大宰司會相參稽　王氏昭禹曰上以道制之而下守之則為法上以命使之而下禀之則為令

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正義鄭氏康成曰納訪納謀於王也　王氏昭禹曰納謂納言於上若書所謂納言是也訪謂訪事於下若書所謂王訪于箕子是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敘六敘也六敘六曰以敘聽其情

案内史掌納訪而宰夫大僕御僕各掌復逆其職之所以辨者何也諸職所謂逆即羣下所納之言也所謂復即王所訪之事也大僕御僕分掌之以達於王内史受之以察其當否然後以詔王治所治之事下於宰夫則使羣吏奉行之官事非聯而實相首尾其不關於冢宰何也凡治皆冢宰所贊則内史所詔王必與冢宰參決可知矣注謂敘事即小宰之六敘非也小宰以敘聽其情乃羣吏自以其情告於小宰此

所謂敘事之法則所納訪之事有大小緩急隨事斟酌次第發命無一定之叙故不曰叙事而曰叙事之瀍也經於事之有定者皆直言叙事樂師凡樂掌其叙事饗食諸侯叙其樂事大胥叙宫中之事是也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正義鄭氏衆曰春秋傳王命内史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其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賈疏僖二十八年左傳　策謂以簡

筴書王命　賈氏公彦曰周瀍爵及士亦内史命之不言者畧之也

案不及士者豈士畀且衆王不能一一親命或命而不以筴與詩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則命有不親者矣王氏與之謂大夫出封加命爲子男故得筴命不知大夫四命受器自宜筴命非以出封故也

凡四方之事書内史讀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若今尚書入省事　賈疏漢瀍奏事讀之故舉以爲

況

賈氏公彦曰諸侯有書奏白於王內史讀示王

案不曰讀四方之事書而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

之者曰讀四方之事書則似內史自讀之曰凡四方

之事書內史讀之則知內史之讀爲王之聽之矣

王制祿則賛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賛爲之爲之辭也王制王之三公

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　鄭氏衆

曰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　王氏應電曰制祿

者司禄內史則主賛之賞賜大則司勳之賞地小則

玉府內府之好賜賜予是也

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副寫藏之賈疏王有詔敕則副寫一通藏之以待勘校也

案覆舉內史見親其事而非付之屬史也小史職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則其屬史王之命內史親受而書之且貳之

則矯假以爲不信者孰敢萌其慮哉漢唐以後中使

口銜天憲以亂國常則內史之職失耳

外史掌書外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令下畿外　賈疏凡言四方及外者據畿外而言

王氏應電曰令下於諸侯若徵守起軍旅也

案命乃王所黜陟因革政事之大者令則發徵期會禁戒政事之小者

掌四方之志

正義鄭氏康成曰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　鄭氏鍔曰四方之志若齊語魯語晉志鄭

志之類　劉氏彝曰四方之志謂九州列國四海百蠻世系之所自出分封之所由始朝貢之斷續政教之從違禮樂之更革俗尚之醜好若土均土訓誦訓之所職皆爲志以藏之以待王之顧問

掌三皇五帝之書

正義鄭氏康成曰左傳所謂三墳五典賈疏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謂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孔氏安國曰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賈氏公彦曰三皇時無文有文字後仰

録三皇時事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世本蒼頡造文字蒼頡黄帝之史則文字始於黄帝　李氏嘉會曰夏殷周所紀兼掌可知

掌達書名於四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賈疏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　賈氏公彦曰聘禮記百

名以上書之於策不及百名書之於方　王氏安石曰書名者字也字所以正名百物故謂之名

通論鄭氏鍔曰四方言語不同上世音讀與後世亦異欲使天下誦讀無東西南北之訛無古今之異則書名不可以不達大行人九歲諭書名蓋外史達之九歲之久慮其不一又使行人往諭之

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使所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書王令以授使者　王氏昭禹曰

以外史掌外令故也

案凡聘覜之常不皆有書或命以事或有所訪詰而後有書故書其令使後有攷也不復舉外史此令輕異於王命之必内史親書也不貳之亦以所令輕也

虎賁職奉書以使於四方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　王氏昭禹曰治則大宰主之其令則御史掌之故以贊

冢宰爲職

冡治令之出冢宰賛王復設御史以賛冢宰惟恐有
偏側缺失得以補察也以禮官之屬賛治官者六典
八法八則大史與冢宰共建之惟御史習其儀法察
其義類又王之治法史必書之也
辨正王氏志長曰魏氏校以後世御史專主諫諍以
居於王所可繩愆糾繆按之經文殊無此義古者師
箴瞍誦百工諫士傳言庶人謗無人不作其敢言之

氣而天子亦莫不虛已受之又何事專立一官冢宰兼總六官贊王治御史爲天子近臣凡治者受法令焉則一切張弛操縱皆得與議所以爲贊冢宰也

凡治者受灋令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書寫其治之法令來受則授之

賈氏公彥曰凡外内官所有治職皆御史書王之法令以授之

案凡王之治令及冢宰所掌成法施於邦國都鄙萬

民者皆御史布之故凡治者受焉

掌贊書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爲辭若今尚書作詔文

案五官法令其長得自布書之者各官之史耳惟治令必稟於王然後下於六官萬民邦國故御史贊書

贊書謂書凡治者所受之法令也故置員多其史至百有二十人

凡數從政者數所主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缺者　鄭氏鍔曰數則以小數計之凡則以總數計之知其凡數則官之冗省可知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六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九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七

春官宗伯第三之十一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猶官也用謂祀賓之屬旗物大常以下等叙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序　賈氏公彥曰出入謂若下文凡車之出入則會之冬官造車訖

來入巾車又當出封同姓之等皆是也　王氏安石曰等其上下敘其先後　王氏應電曰當用則出而共之已用則入而藏之至於服車五乘或始命而賜之或已命而乘者亦當辨之與凡會計之事皆所謂政令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錫音陽樊步干反斿音流一音游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在焉曰路賈疏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路大

也王之所在故以大為名

玉路以玉飾諸末賈疏凡車上之材於末頭飾以玉金象皆然　案玉金象之飾當在較式之兩端以其在上而為手所凴則貴也或軓之接於較轛之接於式者亦飾之與

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也賈疏眉上曰錫故知當額盧韓奕詩鉤膺鏤錫

樊讀如鞶帶之鞶賈疏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

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賈疏纓夾馬頸故以今馬鞅解之

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賈疏爾雅氂罽也注毛氂所以為罽如是罽染毛為之案典瑞職鎮圭繅五采五就則知王者就飾用五采

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賈疏司常職日月為常是也

正幅為縿斿則屬焉賈疏正幅

為縿爾雅文知斿則屬焉者爾雅云纁帛縿練旒九縿旒用物不同旒又有數明知别屬也　案斿旌旗之末垂也爾雅郭注縿衆旒所著

案此職及司常大司馬皆曰王建大常則諸侯以下不得建明矣而大行人九斿七斿五斿皆曰建常何也旗常者徽幟之通稱也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而統之曰常春秋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大常而外無畫三辰者而統之曰旗則知旗常可互稱而大常則惟天子得建之矣

存疑鄭氏衆曰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

禮家說曰纓當胸以削革為之三就三重三匝也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故書鉤為拘杜子春讀為鉤

正義鄭氏康成曰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也賈疏詩云鉤膺鏤錫鉤連言膺明鉤在膺前是馬婁頷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賈疏玉路云錫金路云鉤明金路無錫上得無下則玉路兼有鉤可知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賈疏亦如上一采罽為一成凡九就九成也大旂

九旗之畫交龍者賈疏見司常職以賔以會賔客賈疏齊右會同賔客前齊車至於載主亦同馬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為侯伯若魯衛之屬賈疏周法二王之後為公同姓侯伯而已其無功德各以親疎食采畿内而已案同姓惟虞亦稱公豈以其先世讓德崇以不臣之禮與

賈氏公彦曰周人先同姓得賜金路玉路以祭祀故不可分賜

案玉路非諸侯所得乘二王之後修其禮物作賔王家車服各從先代觀詩歌白馬則乘殷路可知故金

路以封同姓魯衛皆侯則無公爵可知注以同姓為侯伯是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曾子問天子廵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注齊車金路若王弔亦乘金路士喪禮注君弔葢乘象路謂得金路之賜者弔時降一等乘象路明王有玉路弔時降一等乘金路可知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正義鄭氏康成曰象路以象飾諸末王氏昭禹曰以象齒象路

無鉤以朱飾勒而已賈疏按下文革路云龍勒明知此朱同為飾勒也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賈疏見司常職以朝以日視朝賈疏三朝皆乘之按司常道車建旞鄭注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乘象路則建旞若在朝廷則建大赤其車則同也異姓王甥舅賈疏若陳國杞國

通論陳氏祥道曰以異姓對庶姓則庶姓別於異姓以異姓對同姓則庶姓亦異姓而已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異姓姻也庶姓非姻也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龍如字戚音厖

條依注作絛他刀反絛下當有樊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革路鞔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賈疏玉路金路象路皆以革鞔更有玉金象為飾革路無他飾故直曰革路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絛讀為絛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葢脫耳以此言絛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玉金象矣賈疏上玉路鞶纓十有二就馬氏以為旄牛尾金塗十二重故儆大白殷之旗猶周之大赤葢象正色也賈疏周以十一月為正物萌色赤殷以十二月為正物牙色白是象正色即戎謂兵事四衛四

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

辨正王氏志長曰鄭氏答趙商謂王親將載大常若會事或勞師不親將則建大白非也革路即戎正指王在軍時白者西方之色奉天道肅殺之令以行天討故建大白田雖戎事然奉祭祀故建大常下經又曰田建大麾者其別建之以壯軍容與𣫍田建大麾與司馬職異者豈出入在途及列陣皆載大常而園禁則建大麾與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前依注作翦子顯反鵠戶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木路不鞔以革賈疏以其言木則木上無革可知漆之而已賈疏下喪車尚有漆則吉車可知前讀為緇翦之翦翦淺黑色賈疏既夕禮緇翦有幅鄭注翦淺也此前亦取淺意故讀從之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田四時田獵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賈疏司馬職要服已内為九州其外更有夷鎮蕃三服總而言之皆號蕃國

王氏詳說曰鵠纓亦五就蕃國爵不過子男五命其五就宜矣

案曰同姓以封異姓以封曰以封四衛以封蕃國順

逆其辭者何也金路不獨以封同姓如太公封齊宜以金路而同姓之封為多象路不獨以封異姓如霍叔復位蔡仲續封宜以象路而異姓之封為多故不得為必然之詞若革路則惟以封四衛木路則惟以封蕃國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凡五等諸侯所得路在國祭祀及朝天子皆乘之但朝時乘至天子館則舍之於館覲禮記偏駕不入王門謂舍之於客館乘墨車龍旂以朝鄭注在旁與己同曰偏若兩諸侯自相朝亦應乘

之若齊弔及朝并朝夕燕出入可降一等若在軍皆乘廣車若以田以鄙則乘木路也　鄭氏鍔曰以顧命證之玉路一曰大路金路一曰先路象路次金路革路次象路故同謂之次路木路最後綴於諸路之後故曰綴路

存疑陳氏傅良曰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其商制與所謂大路即周官木路商以大路為尊次路為下故樊纓自一推而至於五則為禮

之殺貴其樸也周以玉路為先木路為後其樊纓自十二損而至於五則為禮之殺蓋貴其文也　王氏應電曰案五路樊纓十有二就九就七就五就之異旗則稱大旂大赤大白大麾而不言其斿之數者蓋常大常之制旗斿皆十二故皆貫之以大猶天子五服之章雖異而冕皆十二旒諸侯自當有辨也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重直龍反錫音陽厭奄接反總作孔反張參云字作總石經亦作總繢戶對反

鷖烏兮反注故書朱總為緦鷖或作繄鄭司農云緦當為總書亦或為總鷖讀為鳧鷖之鷖

正義鄭氏康成曰重翟重翟雉之羽也賈疏凡言翟者皆謂翟鳥之羽以為兩旁之蔽言重翟者皆二重　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賈疏謂相次以厭其本下翟車則不厭也　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賈疏上龍勒不言面此勒言面則所施之處不同上言勒者馬之轡飾不在面此言勒面則在面也　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皆坐乘賈疏曲禮婦人不立乘王后五路皆坐乘獨此得安車名者以餘有重翟厭翟等名此無異物可稱故也　鄭司農云鷖讀為鳧鷖之鷖賈疏見詩大雅鳧鷖篇　鷖總者青黑色

以繢為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賈疏鷖者取鳥之鷖色青黑為義知繢為之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者舉當時以况古也容為幨車山東謂之裳帷或曰潼容賈疏昏禮婦車有裧注云裧車裳帷周禮謂之容又衛詩云漸車帷裳毛氏亦曰潼容是容潼容與幨及裳帷為一物也其謂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車衡輨亦宜有焉繢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賈疏蓋以表尊亦以禦雨故三者皆有容有蓋馬氏等以重翟為蓋若重翟厭翟是蓋何須下文云皆有容蓋乎故破為蔽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

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賈疏安車不言翟明無蔽朝王質故去飾也詩

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

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

始來乘重翟乎　賈氏公彥曰案下翟車尊於安車

而進安車在上者以翟車有幄無蓋安車重翟同無

幄而有容蓋也　王氏志長曰容謂車帷施於旁者

蓋謂車蓋施於上者

案雜記其輤有裧緇布裳帷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

以為裳帷是裧與裳帷為二物裧在上而裳帷在下也士昏禮士喪禮皆言裧衞詩言帷裳各舉其一以見其全耳容則兼裧與裳帷而貴者之稱也康成謂裧於盖弓垂之意裳帷但自較而下至軫裧則上屬蓋弓下垂過較如重檐然左右之廣如車而前不及式以御者當在所障之外也其裳帷之垂則於車箱内不掩其外士婦車以布則内子之裧與裳帷當以繒而后夫人之容可推矣

通論賈氏公彦曰王之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篆二十七世婦與卿妻同乘夏縵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之妻嫁時攝盛亦乘墨車非嫁攝盛則乘棧車也諸侯已下夫人祭祀賓饗出桑朝君差之皆可知也若然諸侯夫人亦當有安車以朝君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握劉音屋一音烏學反非

正義鄭氏康成曰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

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賈疏貝水物　有握則此無蓋矣賈疏蓋所以禦雨無握乃施之令既有握故知無蓋　如今軿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賈疏案月令三月薦鞠衣於先帝又后妃親桑於東郊二者皆乘翟車以薦鞠衣非祀親桑又非大事故乘翟車也　賈氏公彦曰朱總繢總鷖總皆以繒為之組總則以組條為之總亦施於勒及兩耳兩鑣并車衡轄焉　成氏伯璵曰旁曰帷上曰握案握疑如帷幕幄帟之幄謂自較而上以穹者覆其頂也故注云有握則無蓋矣握之下亦如裳帷與

輂車組輓有翣羽蓋輓音晚

正義鄭氏康成曰輂車不言飾賈疏以經不言翟又不言面總之類是無飾也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為輇輪人輓之以行賈疏案雜記注引許氏說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則人輓行者皆無輻又雜記注輇崇蓋半乘車之輪乘車高六尺六寸則此當三尺三寸有翣所以禦風塵賈疏翣即扇也扇所以為障蔽亦以羽作小蓋為翳日也王氏志長曰所以禦風塵

案爾雅大扇謂之翣　陳氏祥道曰五路言翟言車而不言路二翟言翟而不言車者不言路避王也不

言車車不足以名之也孤言夏篆卿言夏縵至墨車已下然後言車是亦飾盛者以飾名飾殺者以車名也

案翣與羽蓋皆人執之而傍車以行者

存疑鄭氏鍔曰衣褘衣則乘重翟衣褕狄闕狄則乘厭翟衣展衣則乘安車衣鞠衣則乘翟車衣褖衣則乘輦車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𧛱尾櫜疏飾小服皆疏乘縄

證反下同禊莫歴反槖音羔劉姑道反注故書疏為揗

正義鄭氏康成曰木車不漆者賈疏上文木路對革路有革又有漆則木路惟有漆據吉時而言此木路對禪始有漆則不漆可知鄭司農云蒲蔽謂䕨蘭車賈疏漢時有䕨長蘭乘不善之車故舉以說之以蒲為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犬禊以犬皮為覆笭賈疏古者男子立乘須馮軾軾上須皮覆之故云某謂蔽車旁禦風塵者犬白犬皮賈疏以喪無飾明用犬禊

犬之白者士喪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既以皮為覆笭又以其尾為戈戟之弢賈疏槖則弢也麤布飾二物之側為之緣若攝服

云賈疏按喪服齊衰以下皆稱疏在禮凡言疏布者據大功布而言此以八升布為二物之緣也既夕記貳車白狗攝服注攝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引之者證二物為緣之事服讀為箙小箙刀劍短兵之衣賈疏小箙即既夕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蔽犬服注云笭間兵服以犬皮為之是也此始遭喪所乘為君之道尚微防姦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賈疏書周書顧命篇亦為備焉

通論賈氏公彥曰士喪禮主人乘惡車注引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是尊卑同也

素車棼蔽犬複素飾小服皆素棼奉云反注讀為蕡音焚

正義鄭氏康成曰素車以白土堊車也賈疏按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堊謂以白土為飾則此素車亦白土為飾可知　棼讀為蕡蕡麻以為蔽其複服以素繒為緣此卒哭所乘賈疏士虞記卒哭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經不說帶是卒哭變服變服即易車　為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　王氏安石曰素車蔽複服皆素則少變而飾以素不皆疏矣

存疑黃氏度曰素車素飾不言尾櫜因上文言小服

皆素則尾櫜可知漢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其制至漢猶在藻車以下不言小服則如常車施革駹車又漸漆矣

藻車藻蔽鹿淺𧜀革飾藻藻同音早注故書藻作䡛

正義鄭氏康成曰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鹿淺𧜀以鹿夏皮為覆笭賈疏夏時鹿毛新生為淺毛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賈疏去毛曰革此既練所乘

辨正王氏應電曰注棼為麻布藻為蒼繒按下駹車

始以葦為蔽今若用麻布與蒼繒則反精矣蓋即編熲麻與水草以為蔽耳

駹車雚蔽然複髤飾駹莫江反雚音凡髤香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駹車邊側有漆飾也賈疏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未全漆故知邊側少有漆也雚細葦席也以為蔽者漆則成藩賈疏下文藩蔽即因此蔽而漆之即吉也然果然也賈疏果然獸名髤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　王氏安石曰髤與雀不言物蓋如藻車用革

漆車藩蔽豻禊雀飾豻午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漆車黒車也賈疏凡漆不言色者皆黒故大夫所乘墨車直以黒名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為之豻胡犬雀黒多赤少之色韋也賈疏雀頭黒多赤少雀即緅也此僤所乘　劉氏彞曰三年之喪皆乘惡車謂木車也齊衰皆乘素車大功皆乘藻車小功皆乘駹車緦乘漆車　賈氏公彦曰下文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皆吉時所乘之車既言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士禫亦得乘

漆車所以大夫士禫即乘漆車與吉同者禮窮則同也

存疑王氏志長曰疏謂大夫士禫皆得乘漆車則大夫禫與吉同已不可至於士平日乘棧車禫得乘漆車是士禫所乘反精於平日矣而可乎

寀棧車不革輓但漆之則棧車亦名漆車此於士為吉車在王則為第五等之喪車也喪車無等則尊卑同然亦大概之言非必士大夫遂備五乘賈氏依次

比之則士禫所乘與吉車同亦不得不然者無庸苛論也詳見士喪記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孤乘已下並如字篆直轉反縵莫干反棧仕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服車服事者之車賈疏孤卿以下皆輔佐之臣服事於上鄭司農云篆或讀為圭瑑之瑑夏篆轂有約也某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賈疏言縵者亦如縵帛無文章故云無瑑也以其瑑為轂約則言縵者無約也墨車不畫也賈疏

言墨漆革車而已故知不畫也棧車不革輓而漆之賈疏考工記輿人棧車欲弇是不革輓者也知士車有漆飾者案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注云飾漆之駢併也是其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賈疏案考工記乘車田車橫廣前後短大車柏車羊車皆方故知役車亦方箱

賈氏公彥曰庶人以力役為事故名車為役車

通論賈氏公彥曰此尋常所乘士昏禮親迎攝盛主人乘墨車婦車亦如之有裧為異耳孤卿已下不見婦人車者與夫同也

王氏詳說曰周官不載三公

之車服下同於孤也　王氏安石曰棧車則無飾矣考工記棧車欲弇飾車欲侈墨車以上皆飾車也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正義鄭氏康成曰給遊燕及恩惠之賜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户之屬作之有功有沽賈疏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户精作為功則曰良麤作為沽則曰散　易氏祓曰不在等者非特恩賜亦或以共在公之役使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會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計其完敗多少　賈氏公彦曰出謂出給官用入謂用罷歸官

凡賜闕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完敗不計　賈氏公彦曰賜後完敗隨彼在官不須復知故闕之不計會

毀折入齎于職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計所傷敗入其直杜子春云齎讀為資資謂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

賈氏公彦曰職幣主受給官物所用之餘此財物亦授之職幣還與冬官繕治之　黄氏度曰戒其不謹毁敗公物

大喪飾遣車遂㕟之行之遣溪現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㕟興也謂陳駕之賈疏案下車僕職大喪㕟革車彼㕟謂作之此言飾遣車已是作更言遂㕟之故以陳駕解㕟也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鸞車賈疏以遣車亦有鸞鈴故也冢人職及𦵏言鸞車象人

案疏謂還以金象革飾之非也彼工官之事巾車所掌謂設障蔽耳雜記遣車四面有障職中有工百人乃為容蓋幄蔽之屬

及葬執蓋從車持旌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賈疏既設帷荒不得設蓋故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旌　賈氏公彦曰巾車持旌在從車之前而文在下者以執蓋是巾

車職因言持旌耳非謂持旌亦從車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既夕禮祝取銘置於茵茵既行在
柩車前明銘旌亦與茵同在車前可知也
案不曰執蓋持旌從車而別起持旌之文於執蓋後
者明執蓋者後從而持旌者前導也柩車無他旌注
以為銘旌是也此云持旌則與士喪之置於茵者異
蓋王喪未可以士禮一律論之且杠之長短迥殊非
可卧置者

及墓嘑啓關陳車嘑音呼

正義鄭氏康成曰關墓門也車貳車也賈疏知是貳車者以遣車在明器之中案既夕禮陳明器在道東西北上此不言明器而别陳車是貳車可知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賈疏士無貳車惟據乘車道車槀車三乘王則象生時當别有貳車十二乘然則所陳車非止貳車注直舉士喪禮不見者而言耳

小喪共匶路與其飾

正義鄭氏康成曰匶路載柩車也賈疏即蜃車也飾棺飾也

賈疏帷荒柳翣池紐之屬賈氏公彦曰上言大喪據王不别言后

世子則此小喪中可以兼之

寀小喪羣王子三夫人以下亦存焉匶路當自外來而巾車共之者其職掌公車之政令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則匶車亦必入於巾車而後以共也小喪如此則大喪不待言矣

歲時更續共其獘車注故書更續為受讀杜子春云當為更續

正義鄭氏康成曰更易其舊續其不任用賈疏更謂車雖未破日久舊壞更易以新者續謂雖未經久有破壞不中用者復以新車續之　更授新車則

取其獘車共於車人材或有中用之

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注故書鈴或作軨杜子春云當為鈴

正義鄭氏康成曰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　歐陽氏謙之曰雞人呼旦巾車鳴鈴以應之示車已夙駕也巾車已駕則王不敢緩於登車之節況執事者乎

通論王氏應電曰車之為器至重故周官特設巾車以掌公車之政令典路掌王車之駕車僕掌兵車之

萃各分其職所以志專而事辨也巾車兼統之故其秩為下大夫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說吐活反一書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用謂將有朝祀之事而駕之　鄭氏衆曰說謂舍車也春秋傳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賈疏宣十二年左傳晉楚戰於邲事用謂所宜用　賈氏公彥曰巾車已主王與后之五路今此又掌之冬官造車訖以授巾車飾以玉金象之等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掌

之

寀巾車通掌車政典路第掌五路之名物駕説故分

二職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説大喪大賓客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路王當乘之贊駕説贊僕與趣

馬也賈疏夏官大馭戎僕齊僕之等及趣馬之官主駕説大喪大賓客亦出路

當陳之賈疏祭祀乘玉路賓客乘金路餘路當陳之為華國大喪則不乘吉時路直陳之而已

鄭氏衆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

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賈疏大路玉路贅路玉路之貳先路象路次路象路之貳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内之東西北面與玉路贅路相對也案蔡氏沈書傳以先路為木路謂行則賤者宜先義亦可通

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賈疏漢朝集使上計法亦陳車故曰大喪大賓客亦如之

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以華國　賈氏公彦曰惟玉路祭祀之

車尊不出其餘皆出以華國也案王出於事無常或亦有祀事王路不出未知所據 易氏祓曰謂因會同軍旅而行弔事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萃七内反廣古曠反苹泊清反輕溪政反注故書苹作平杜子春云苹車當為軿車

正義鄭氏康成曰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賈疏月令季秋習五戎鄭注以五戎為弓矢殳矛戈戟此注所謂五戎者未知所據或以五戎無正文故兩解之與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横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

車也王氏安石曰苹車蓋輜車之有屏蔽者　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王氏昭禹曰孫武曰馳車千駟又曰輕車先出其側蓋用之馳敵致利非輕不可故馳車又謂之輕車春秋傳公喪戎路賈疏莊公九年左傳齊魯戰於乾時事　又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又曰帥斿闕四十乘賈疏宣十二年左傳晉楚戰於邲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楚子使潘黨率斿闕四十乘從唐侯為左拒孫子八陳有苹車之陳又曰馳車千乘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　賈氏公彦曰戎路即巾車革路車僕惟掌五戎之萃其

五戎之正不言所掌者巾車雖掌五戎之一其下四戎之正亦當巾車掌之　鄭氏鍔曰萃者副貳之名五路皆有貳數不過十二戎事危故副貳尤衆廣車闕車苹車輕車皆有萃

通論陳氏汲曰詩云輶車鸞鑣爾雅輶輕也

餘論雜說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

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為衞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孫子曰革車千駟輕車千乘帶甲十萬謂倅車也車戰之法為不可敗計有倅車者萬一或敗免致倉皇無備後人自不能車戰豈得謂其法不可用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戎者共其一以為王優尊者所乘也賈疏案巾車王所乘惟革路而已此經不云革路總云共革車則五戎皆是王雖乘一路四路

皆從是優尊所乘也而萃各從其元馬賈疏五戎車之下皆云之萃明萃皆從其元可知巡守及兵車之會則王乘戎路賈疏戎僕職掌馭戎車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

黄氏度曰車僕掌五戎之萃皆以副王為名居中軍其卒皆鄉兵而乘之者皆官府州鄉之吏射人職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是也　王氏安石曰各以其萃以其車之卒伍睦也

大喪廞革車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興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苹輕皆有焉　賈氏公彦曰王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

大射共三乏

正義鄭氏衆曰乏讀為匱乏之乏　鄭氏康成曰乏所以為獲者御矢也　賈氏公彦曰乏一名容射人職三獲三容是也革車用皮乏亦用皮故因使為之賓射燕射等皆共乏大射舉尊者而言　鄭氏鍔曰

王大射張三侯每侯一之 鄭氏椹曰文反正為之正以受矢之以蔽矢是相反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

正義鄭氏康成曰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 賈疏九旗中旜物旌旞等不畫異物注據名總言之耳 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全羽析羽皆五

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賈疏爾雅注旄首曰旌旞旌非直有羽亦有旄故引以證旞旌旄羽並有也大常已下橦首皆有旄羽夏采職乘車建綏注綏以旄牛尾為之綴於橦上是旌首皆有旄之驗也 凡九旗之帛皆用絳賈疏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而注云九旗之帛者據多而言 黄氏度曰司常掌其物名其旗各屬於其官府師都州里而藏之有國事則出而張之不待給歲時共其更旌而已 王氏安石曰旗之物則通帛雜帛之屬旗之名則旗常旜物之屬自常以下凡九物而旗居其一謂之九旗猶公

侯伯子男通謂之諸侯也各有屬則自王以下其臣民各有屬建旗則使之視而從焉待國事謂國有祭祀師田賓客之事

通論鄭氏鍔曰大常九旗之一耳獨以司常名官何也旗可謂之旂旌亦可謂之常郊特牲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此指大常而言也而謂之旂豈非旗可謂之旂乎樂記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此亦指大常而言也豈非旗亦可謂之旌乎覲禮公侯伯子男

各就其旂而立月令春載青旂夏載赤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春之青者宜曰旂夏之赤者宜曰旟秋之白者宜曰旗冬之玄者宜曰旐不謂之旗旟旐而謂之旂豈非旗皆可以謂之旂乎大行人建常九斿建常七斿建常五斿旂則九斿旟則七斿旗則五斿不謂之旂旟旗而謂之常此官掌九旗而名司常以大行人參之義可知矣　方氏慤曰司常言設日月者無龍章設龍章者無日月郊特牲言龍章而設日月

蓋雜記前代之禮

存疑鄭氏康成曰屬謂徽識也賈疏謂在朝在軍所用小旌故以屬言之

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

其舊象　賈氏公彥曰或謂襚旌之下亦有旄旒而

用絳帛旄之下旆似不用絳故爾雅云緇廣充幅長

尋曰旐繼旐曰旆詩云白旆央央定公四年左傳分

康叔以少帛綪茷旃旌是旌旆色異也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

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正義鄭氏康成曰仲冬教大閲司馬主其禮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賈疏桓二年左傳臧哀伯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則此大常也此舉日月其實兼有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王氏昭禹曰諸侯在國則有君道在朝則有臣道故龍一升一降乃不為亢有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賈疏巾車職象路以朝朝所以行道故謂象路為道車在朝則建大赤今以朝夕燕出入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賈疏斿車巾車木路也正田獵則建旞

建大麾小田獵及巡行縣鄙則建旌全羽析羽五色象文德也大閱王乘戎路建大常馬玉路金路不出　賈氏公彦曰司常主旗物故贊司馬頒物也九旗祭首雖總為大閱而言其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非為軍事

寀孤卿謂為主帥者即大司馬中秋治兵之軍吏也大夫士有職事於軍中而不與行陳圍禁之事下文云官府大司馬職云百官是也師都謂公孤卿大夫之采地州里謂六卿州長職云大攷州里足以見之

縣鄙謂六遂其四等公邑亦存焉采地鄉遂公邑之車徒分隸於六軍之主帥其所建則為旗為旟為旐也大閱之旗物不列於大司馬而著於此者司常為旗物之專司而大閱為時田之極盛也大閱而道車斿車並從者王行雖信宿不廢朝夕之朝若以巡狩會同而講武則視四方之聽朝是也如宣王會諸侯於東都而田於甫草之類

存疑鄭氏鍔曰此旗物司常與大司馬或頒之或辨

之然王與諸侯或建或載不出乎大常與旗至於旜則孤卿建之矣師都又載之物則大夫士建之矣鄉遂又載之旗則師都建之矣軍吏又載之旟則州里建之矣百官又載之旐則縣鄙建之矣郊野又載之何也蓋軍吏也孤卿也師都也三者不同名考其實則皆孤卿而已平日為孤卿有事則為軍將在朝為孤卿食采則在師都故所互建者旗也旜也所迭載者亦旗也旜也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四

者不同名孜其實皆大夫士而已判而言之則曰大夫士合而言之則曰百官鄉則有州遂則有里曰鄉遂者總名也曰州里者各舉其一以名之故所互建者物也旟也所迭載者亦物也旟也郊野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孜其實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餘地與夫封王子弟之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閒田自其地言之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曰縣鄙故所互建者旐也所迭載者亦旐也葢王畿内官吏之衆大抵有

三節曰朝廷之孤卿耳鄉遂之士大夫耳公邑閒田之羣吏耳民於每歲治兵大閱之時見聞習熟安其教訓一旦有軍事其旗可辨其人易識安得不如子弟之衞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耶　鄭氏康成曰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賈疏雜帛中央赤旁邉白白殷之正色而在旁故云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賈疏師衆也都聚也

主鄉遂民衆所聚故謂之師都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

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賈疏州是鄉之官里與縣鄙是遂之官故總言鄉遂之官云互約言之者遂之里是下士得與鄉之州中大夫同建旟則知鄉之閭亦得與遂之縣同建旐也遂之鄙得與縣同建旐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旟可知是互也鄉之族上從黨同建旗比上從閭同建旐也遂之酇上從鄙同建旐酇上從里同建旟是約也但族師並鄙師已下皆是士官雖與在上大夫同建其切數則短疑當三切已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捍難避害也賈疏隼勇鳥捷龜有甲能扞難蛇無甲見人辟之案通帛雜帛熊虎鳥隼龜蛇各殊其識以為建者之差次即有取義未必如注說之支也鄉遂之官互約

言之轇轕又甚矣曲禮曰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出車詩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又曰旂旐央央薔龍虎鳥蛇其始特以左右前後而分繼則以龍最貴虎次之鳥蛇又次之遂為爵列之等殺耳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正義杜氏子春曰畫當為書　鄭氏康成曰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賈疏昭二十一年左傳宋廚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是名

徽也詩六月織文鳥章箋云織徽織也是名識也　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覲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内也

辨正鄭氏鍔曰熊虎鳥隼龜蛇之屬可畫事與名號何以畫當從杜子春作書

通論薛氏季宣曰司馬辨號名之用有六而此所言者有三司馬分言之司常總言之耳司馬謂帥以門名又曰百官各象其事即此所謂官府各象其事家

以號名即此所謂家各象其號縣鄙各以其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即此所謂州里名各象其名也

案注云三者旌旗之細又云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固有之然細玩經文則官府之事州里之名家之號亦直書於旌旗之上也如孤卿同建旜大夫士同建物而所書則別之曰某司徒之旜某司空之旜大夫某官士某官之物所謂官府各象其事也州里之吏同建旟則書某州之旟某里

之旗所謂州里各象其名也如魯三家同建旗則書季孫氏之旗孟孫氏之旗所謂家各象其號也觀大司馬職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號焉文不更端足以見之

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祭祀之車則玉路賈疏玉路則建大常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賈疏齊僕職掌馭金路以賓齊右職會同賓客前齊車齊

車即金路朝覲宗遇即會同故總以金路解之巡守兵車之會王乘戎路皆

建大常掌舍職為帷宮設旌門賈疏掌舍樹之此官共旌易氏

袚曰會同賓客在國外及方岳之下故置旌門以為

王者營衛之儀

大喪共銘旌

正義鄭氏康成曰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禮為銘各

以其物

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葬云建之則行時解說之賈疏在廟陳時以廞旌建於遣車之上及葬入壙亦建之惟在道使人各執遣車又當各執廞旌是解說之也

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田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置旗以致民民至仆之誅後至者　賈氏公彥曰大司馬致衆之時司常建之田謂四時田獵　王氏安石曰置植之也軍事建旌旗使師衆觀之以為進退致民則無所事建植於其所而已

案以義揆之似車上曰建樹於地曰置覲禮上介奉其君之旗置於宫是也葢致民宜樹旗於壇不宜建於車也但月令云司徒搢扑北面誓之誓時亦不宜在車而大司馬職建旗於後表之中豈建樹相對則義有别而散文可通耶

凡射共獲旌

正義鄭氏康成曰獲旌獲者所持旌　賈氏公彦曰若大射服不氏唱獲所持之旌三侯皆有獲旌也言

凡射則兼大射賔射與燕射

歲時共更旌

正義鄭氏康成曰取舊予新　賈氏公彦曰謂受官旌旗用之者四時來换易則司常共之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賈疏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史記伏羲已前九皇六十四民竝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絶世無後今宜主祭之也　案賈氏周禮疏序引此作春秋緯命歷序文蓋

緯書之雜記民疑當作氏其祭祀王皆賜禽馬賈疏祭僕職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主其禮者警戒之糾其戒具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賈疏祭僕職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賈疏莊二十八年左傳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明天子禮亦然

案公廟設於私家非禮也祖王之廟王子弟焉得立之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若王子弟得立廟則本支無别而統不歸於一矣而可乎然左氏

所云都邑先君之廟則固閒有之葢或遷國而舊都所存如豐有文王廟晉廟在曲沃之類或特營都邑而立之廟如洛邑有文武廟之類其祭朝廷自領之非王子弟所主也王子弟始封為別子其後世子孫祭之則亦致福於國耳

通論王氏詳說曰致福者都家宗人也展宗人之致福而授之膳夫者祭僕也受祭僕之致福而獻之於王者膳夫也

正都禮與其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禁督其違失者服謂衣服及宮室車旗

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

正義鄭氏康成曰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還白王

粢寇戎荒札徧禱於羣神既禱又祭則祭亦報塞之意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賈疏大夫有采地者稱家若卿則為小都公則為大都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

案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則凡都家所應祭者皆已頒而受之矣故常祭但致福而已不俟更令也大故禱祠非常則必俟令而行此云祭亦如之則都宗人之祭與禱祠為二明矣舉下以見上經例然也

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掌亦正也　王氏昭禹曰都家宗人其典祀一也言或詳略以互見為義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猶圖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　王氏安石曰日月星辰其氣物時數升降出入往來鬼神示各以象類從焉故三辰之灋可以猶而辨之

案卜史祝巫宗人諸職皆有事於神此以神仕者則未受官而學藝以待用者序官云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是其登進之灋也欲事鬼神必知鬼神之情狀

欲知鬼神之情狀必先辨其名物以神仕者未有職事故以此先馬必掌三辰之灋然後可以猶鬼神示之居者如春秋傳所載實沈為參神神降於莘曰其至之日亦其物戊子逢公以登而知妖星為告邑姜也

通論鄭氏康成曰國語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案國語作衷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

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以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既闇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或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鬽眉秘反禬胡對反札則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人陽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

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示物鬽所以順其為人與物也

百物之神曰鬽春秋傳螭鬽魍魎賈疏宣三年左傳王孫滿對楚子辭

杜氏子春曰禬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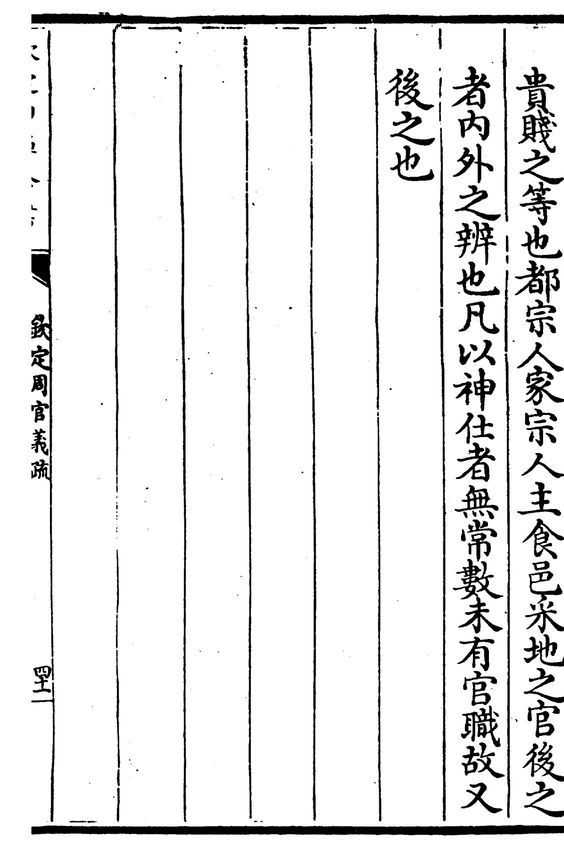
祭天神地示諸祀大宗伯掌之而六卿之正貳以及祝史胥有事焉以神仕者微矣不足以與其禮也此以天神人鬼地示物鬽雜言之明非神示之尊者於冬夏日至致之亦不成為祭也以諸人未有職若使之肄業焉爾云以禬者非是則無以為名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聖人生而神靈故能通幽明之故下此得氣清明者亦推測天地陰陽鬼神之故此卜筮占夢眂祲馮相保章大祝司巫等官所由設也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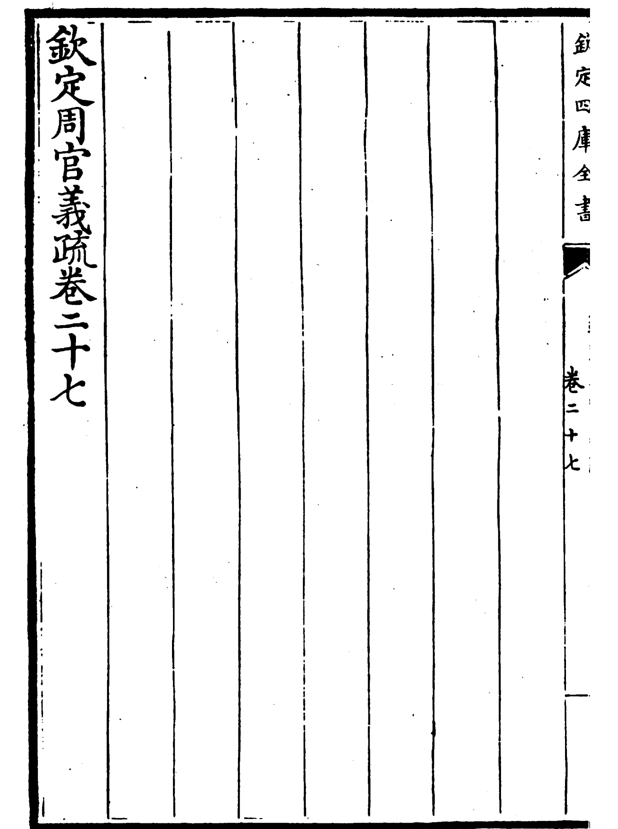
總論黄氏度曰春官之屬凡七十自大宗伯至職喪為一節自大司樂至司干為一節自大卜至御史為一節自巾車至末為一節

案宗伯職掌邦禮而以祭祀為主葢所以治神人而和上下故凡有事於禮及司神之官皆屬焉小宗伯肆師佐大宗伯者也鬱人鬯人雞人司尊彝司几筵皆掌祭祀之重器天府典瑞典命司服皆掌禮秩之大儀典祀守祧世婦內宗外宗則守廟祧之官及祭事之職也冢人墓大夫職喪則守墓域之官及喪事之職也行禮必有樂然後神人以和故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鐘師笙師

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司干皆樂
官之屬也卜祝巫史明鬼神之理通陰陽之道故次
於司樂之後而皆隸於宗伯之職大卜卜師龜人菙
氏占人簭人占夢眂祲卜官之屬也大祝小祝喪祝
甸祝詛祝祝官之屬也司巫男巫女巫巫官之屬也
大史小史馮相氏保章氏內史外史御史史官之屬
也巾車典路車僕司常掌車旗之事宜次於典命司
服而敘在巫史之後蓋車所以乘旗載於車後之者



貴賤之等也都宗人家宗人主食邑采地之官後之者内外之辨也凡以神仕者無常數未有官職故又後之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七